

# 人类学同民族学和社会学 的关系和区别

蒋炳钊

我国人类学这门学科迟迟发展不起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同民族学和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认识不一致，有的认为文化人类学在我国通称为民族学；有的认为文化人类学同现在刚恢复起来的社会学也是同一回事。人类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要确立人类学的地位，很有必要分清人类学同民族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本文主要试就我国学者对三个学科关系的看法作个介绍，并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 一

人类学是十九世纪出现的新科学，按希腊语即关于人类的学问之意。人类学在国外发展很快，美国有三百多所大学设有人类学系，日本、奥地利、香港以及我国台湾一些大学也有人类学系，并出版专门刊物。尤其在美国，人类学发展非常迅猛，应用人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如经济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营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农业人类学、老年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等，并建立不少人类学博物馆。美国人类学博物馆已逐渐成为进行人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

我国开展人类学研究，虽然比欧美国家迟，但是在解放前我

国已有不少学者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1934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我国有三位学者参加，还有不少学者写出或翻译一批人类学专著和论文，如陈映横《人类学》(1930)、刘敏《人类学体系》(1932)、张粟原《现代人类学》(1933)、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934)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列为大学丛书，是我国研究人类学的一部分主要著作。

这些著作除系统介绍国外人类学研究概况外，还提出了自己一些新的见解，为发展我国人类学学科研究作出贡献。关于人类学的范围，各国学者看法有不同，一般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英美学者大都是这样主张的；狭义的人类学即指体质人类学，而把文化人类学划归民族学，这是欧洲大陆一些学者的看法。解放前，我国的人类学者大都采用英美的体系，对人类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有四、五个高等学校设过人类学专业，或开设人类学、民族学等课程。可是在解放以后，这门学科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反而被取消，造成了在国际间学术交往的困难。因此，必须对人类学被取消的原因认真探讨，我们现在建立人类学也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和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 二

人类学这门学科解放后被取消的主要原因也是受到“左”的错误干扰破坏的结果。1958年以前，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科学体系，因为当时有一种认识，认为苏联没有提倡文化人类学，而人类学是西方国家的，尤其是英美的东西，那当然不能学，把学术研究和政治混为一谈进而称它为“假科学”，所以1953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时，即把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取消了，此后，谁也不敢再提倡人类学，就是提倡也无法实现，如解放初林惠祥教授就建议在厦门大学设人类学专业，至今全国几百所大学，没有

一个大学有人类学系，唯有复旦大学保留一个人类学教研室，附属在生物系。六十年代以后，虽然改变了全盘学苏联的做法，但是“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十年浩劫，“左”得就更出奇，连读书都可以不要，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科研究。人类学这门学科确是身受其害最深的。

其次，把人类学同民族学、社会学混同起来，这个影响是很深的，也是使得人类学长期得不到恢复的一个原因。现在再批判人类学、社会学是“假科学”，大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彼此之间关系，这在国内外学者间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在我国是否就等于民族学或社会学呢？在当前来说是需要有个正确的认识。现在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已经得到提倡，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而人类学还处在酝酿之中。因此，如果不把这些学科之间关系讨论清楚，能有比较统一的认识，要提倡和发展人类学还是有阻力的，困难不少。这里主要介绍当前我国一些学者对人类学同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看法：

人类学同民族学的关系，最近在《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杨堃教授《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sup>①</sup>；李有义教授《我国民族学的回顾和展望》<sup>②</sup>；林耀华教授等《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sup>③</sup>以及秋浦教授《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学》<sup>④</sup>等文章，他们都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民族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同时，提到民族学研究应同其他学科紧密配合，其中都提到人类学。这说明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两个关系很密切的不同学科；也说出了要搞好民族学研究，同样也必须搞好人类学的研究，才能够取得配合。

但是，对于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的看法就有不同。这些不同看法，同上面所说英美和欧洲大陆对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看法也有相同之处。如有的认为人类学研究指的是研究人类的起源、人体的构造，即所称体质人类学。有的认为除体质人类学

外，还应包括文化人类学，而文化人类学实际是指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只是因各国习惯叫法不同，内容认为是相同的。林耀华教授认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的范围，难于划分界限，但民族学一词却可以概括这两个部分”。杨堃教授也认为“三者的区别在于学派不同或习惯用法不同，实则仅指一门学科，即民族学。”李有义教授也同样主张，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实际上和民族学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渊源不同。因此，西方并没有把这两门学科合并”。我国当代学者比较多的同志都主张用民族学代替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名称。

看来，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很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问题不解决，如果说人类学就是专门搞人类体质，它属于自然科学，那么搞社会科学的同志就没有必要介入。因此首先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即人类学要不要包括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文化人类学是否就等于民族学？根据解放前我国一些人类学著作，很多学者都是主张人类学即包括人类体质各方面的研究，也应包括文化诸方面的探讨。最近《民族研究》发表的有关这方面文章的学者也是这样主张的，如杨堃教授认为“人类学既不纯粹属于自然科学，也不纯粹属于社会科学，而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或者叫做半自然、半社会科学”。李有义教授也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研究人类体质部分的称为体质人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范畴；研究人类文化或社会部分的称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他们都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一门学问，主要在于探讨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它是一门两跨的学科。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人类的起源，人类体质体型的研究，固然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把人类学极限在研究人类体质体型发展规律的科学，不能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学学科。因为人不同于一般动物，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和文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是“社会

动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⑤</sup>。所以称人类学是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的综合性的学科。

对于人类学的分类，过去我国学者也是倾向于二分法。林惠祥教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谈到：“从学理上看来，人类学是应当分为二分的（即体质和文化二科）”，“其它科目都可归入这两科”，“但为研究的便利并顾得从来的习惯起见，人类学的分科不妨扩为四种，这便是将史前考古学及民族志仍旧提出来，给它独立做二分科”。林教授提出了一个四分科的意见，即人类学包括了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或称人种学）、史前学（或称史前考古学）、民族志。并对各科之间关系提出一个看法：“我们把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当作综括的理论的，重在原理的研究；而史前学和民族志则为具体的、叙述的，重在事实的叙述。史前学与民族志贡献具体的材料于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而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也贡献说明的原理于史前学和民族志”。张粟原《现代人类学》关于人类学的范围根据伦敦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二大纲十小目的分类法略加修改为：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个部分（即二大纲）。体质人类学包括动物学、化石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种学。文化人类学包括了考古学、工艺学、社会学、言语学、土俗学，各有五个小目。从这十个小目去进行考察人类学的内容。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就文化人类学而言，恐怕也不是民族学一科所能概括的。林惠祥教授的四分法，认为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民族学，但是从他对文化人类学所应研究的内容谈到它“便是探讨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伦理观念、宗教、魔术、语言、艺术等制度的起源演进及传播”，这些内容就包括了现在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美学、宗教学、语言学、美术学等等。所以文化人类学在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内容范围也很广泛，要有各个学科通力合作。从人类学角度说，各学科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它都为人类学研究做出贡献。人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关系很

密切，特别是同民族学、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有些交叉，但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不同。林惠祥教授对体质、文化人类学同考古学和民族志关系说到：前者重在综合的理论，重在原理的研究；后者则为具体的，重在事实的叙述。林教授所提出的这些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因为不论体质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都带有综合性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综合性的研究”，从一般具体材料，通过比较上升到理论，从而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人类学应该是研究人类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因此，我还是赞同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来概括人类学研究的两个组成部分。现在美国又出现许多人类学名称，如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这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结合现实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应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概括文化人类学的全部内容。

造成学科混乱的原因很多，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之外，还由于长期的习惯，解放后又不提倡人类学，所以也就无从讨论。同时，就民族学本身研究的对象也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1980年在贵阳召开首届民族学讨论会，会议对民族学的定义和研究的对象范围也列为讨论的重点，对这种问题的看法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文化人类学同民族学是不同的。一般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最早蔡元培先生1926年写过《说民族学》一文对于民族学下的定义：“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sup>⑥</sup>，蔡先生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sup>⑦</sup>。杨堃教授认为民族学应指“广义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因此，原始社会史的主要部分，即除去人类形成阶段的原始群以外，都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研究多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的科学，叫做比较民族学或理论民族学，研究一个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叫做叙述民族学或民族学专刊，或民族志”。李有义教授认为“民族研究的主要对象的确是民族的文化。这里‘文化’不是指一般含义的文化，而是构成一个民族

特征的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文化的含义。一种文化应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和精神部分，也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特征”。林耀华教授认为：“民族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这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与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甚至与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方法，以及利用各种文字史料来研究世界上处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各种民族共同体。”秋浦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无疑应该以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至少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他们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概述了当前对民族学定义和范围的各种意见。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国外同样也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在国际上，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并没有划等号，如由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提议召集的，从1934年开始每隔四、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从名称和会议内容来看，既说明两者关系很密切，才能合在一起召开，但又明确提出它是二个不同的学科<sup>⑧</sup>。总之，一般认为民族学应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但是，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则以整个人类物质文化为研究范围，因此，用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显然是不当的。

### 三

人类学同社会学的关系虽很密切，也是属于不同的学科，有着它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可是现在也有一种议论，认为社会学研究内容就相当于文化人类学。关于社会学在解放前提倡过，解放后也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长期被禁锢，因此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及范围同样也是不清楚的，这表现在解放前大都认为社会学同民族学、人类学是相通的，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学者或互称之为“同行”。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课程一般都设在社会学系内。

这也是造成人类学同社会学等同的历史原因之一。我们认为这三个学科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社会学同人类学还是有区别的。

社会学这个名词是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于1836年所创。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至今也是没有一个定论。过去林惠祥教授认为：“社会学讨论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虽然它同人类学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细分还是有差异的，他提出三点不同：“1、人类学的性质是历史的，社会学则是理论的。人类学是实地研究各种制度的原始状况而寻出相对的原理；社会学则就取这种原理，并广取别种社会科学所得的原理合并一处，而统论人类社会的全局；2、社会学详究人类的“结合”即社会的生活；人类学则对此问题不过考究其原始状况，此外人类的物质生活、心灵生活都要顾到，至于人类的发生与种族的区分，全属于体质方面的，更和社会学无关；3、社会学常就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虽也涉及文明社会，然其研究多关于史前时代及野蛮社会”<sup>⑨</sup>。张栗原《现代人类学》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学的考察，实际上就是谈社会学研究内容，他说：“所谓社会学的考察，是要研究人类的共同生活，从过去以迄于现在，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家族群、氏族群、地方群，以及国家等形态的进化，自不待说，就是可视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婚姻制度之发展，以及统治的形式之进化，都可靠着这方面研究，而有所阐明，……于是人类和人类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就形成了道德、法律、规约等这一类东西，用以约束一部分人的行为，所以道德、法律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并不是超时空的永久不变的东西。而研究这类东西的起源、发达和变迁，乃是这部门的最大的目。”<sup>⑩</sup>最近杨堃教授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提出二者分工与合作问题，可以看彼此间研究内容之不同。他说：“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需要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婚姻问题、青少

年犯罪问题等等，都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围。而少数民族的识别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等等，则属于民族学研究范围”。王康《社会学今昔》一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变迁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sup>⑩</sup>。1979年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并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条例(草案)》，《哲学研究》杂志为此发表一篇短评，题目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一文中提到：“为了具体深入地研究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需要社会学”<sup>⑪</sup>。上面几位学者所提出的社会学主要研究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美国也有社会学，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阿瑟·澳尔夫教授说：“人类学和社会学二者有区别，其区别之一，人类学是研究其他人的文化，而社会学只研究本族的东西。区别之二是方法论上的，社会学要与大量的人谈话，而人类学则要到一个民族那里去住一段时间，来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在美国，人类学与社会学是分开的”<sup>⑫</sup>。又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福克斯教授介绍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除人类学外，还有社会学系。人类学范围较广泛，着重实地考察研究，是个综合性学科；社会学范围较狭，着重当前社会问题和统计。在研究地区上，人类学系着重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社会学重点放在澳大利亚现代社会”<sup>⑬</sup>。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社会学的研究，尽管意见不一，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肯定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彼此既有密切关系，又有不尽相同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于是，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特别结合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当然也要研究过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它的研究有助于人类学，但是代替不了人类学，也代替不了民族学。

## 四

民族学、社会学同人类学一样，都是一门专科性的学科。民

族学、社会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人类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学科。它们在科学发展史上以及当前我国四化建设中同样是重要的。

人类学在英美等国相当活跃，大多数高等学校里都设有人类学专业，从课程的设立包括了人类学有关的基础学科，如美国人文学系一般分四个部分：社会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sup>⑩</sup>。澳大利亚人类学系教学内容包括社会人类学、人体生态和考古三个方面<sup>⑪</sup>。根据马里兰州大学副校长冈萨勒斯博士介绍美国应用人类学发展情况时谈到：在美国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都要先进行这四个分支学科的学习（即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然后再学习更高级的科目<sup>⑫</sup>。在日本，据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兼任国际人类学副主席中根千枝介绍：文化人类学较晚传入日本学术界，它是在第二次大战后文化人类学才在日本学术界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有的大学设立了文化（社会）人类学系，最近日本社会人类学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民族学同人类学也分成二个不同的学科，1935年出版《民族学研究》，1971年又新出版一种文化人类学杂志叫《人类学季刊》<sup>⑬</sup>。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自1934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其使命是在发展这两门学科，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1978年第十届大会在印度德里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世界七十多个国家二千多位科学家，我国没有参加。大会期间组织了九十余项专题会议，其中民族学内容的六十项；人类学内容的约二十项；考古学内容的七项；语言学内容的四项。尽管提交大会的报告题材不同，但它们大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关于人的科学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它是解决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手段。讨论有关人类学和民族学前途的问题，在大会上占有重要地位<sup>⑭</sup>。可见人类学和民族学都为各国所重视。

关于人类学的涵义，当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学者在内看法都有不同。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的看法分歧更大，除了把人类学

说成是指体质人类学以外，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文化人类学就等于我国的民族学；二是认为文化人类学同我国的社会学等同；三是认为民族学、社会学以及考古学等都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分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人类学应该包括体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文化人类学同民族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主要都是围绕着关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但是各个学科都有它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各有侧重面。文化人类学进行的是综合性的研究，它运用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阐明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关系；体质人类学也是建立在多科性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称人类学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同民族学、社会学之间的区别是：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的起源，人体的特征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民族学是以民族的共同体为研究对象，主要以现代民族为主体，从民族识别到某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等方面进行研究；社会学主要研究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当然也要顾及到历史上的问题。三个学科研究的内容互有交叉，但是各有侧重点和主攻方向。

至于说把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等学科都说成是文化人类学的分科，这个提法也值得研究。因为这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好象文化人类学可以包括和代替这些学科。上面谈到，随着学科的发展，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独立的一门学科，每个学科的确立，都有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其所以会把这些学科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科，只因这几个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们是文化人类学的基础。如果将上述这些学科作为人类学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得当的，人类学专业除开设体质人类学有关课程以外，还必须学好考古学、民族学、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等课程，才能打好专业知识的基础。

## 注释：

- ① 《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 ② 《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 ③ 《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 ⑥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 ⑦ 任天祺：《我国民族学的先驱——蔡元培先生》，《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第2期，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编。
- ⑧ 参考《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第十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情况介绍。
- ⑨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20页。
- ⑩ 张栗原：《现代人类学》，第8—9页。
- ⑪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 ⑫ 《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
- ⑬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阿瑟·澳尔夫教授1981年1月19日向厦门大学师生作《关于现代人类学的意义》报告后回答师生提出的问题时所介绍的。
- ⑭ 1980年9月19日福克斯教授来厦门大学，以上材料是他在座谈中介绍的。
- ⑮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阿瑟·澳尔夫教授1981年1月19日在厦门大学所作《关于现代人类学的意义》报告。
- 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福克斯教授1980年9月19日在厦门大学座谈会上所作的介绍。
- ⑰ 见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编的《通讯》第7期。
- ⑱ 《日本文化人类学简况》，《民族译丛》1979年第1期。
- ⑲ 《第十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